

第一章 拐個彎也能穿越

這兒的黃昏是擁擠繁忙又喧囂的，各色行人車輛擠滿了街頭，喇叭聲、吵嚷聲連成一片，好似在為即將到來的瘋狂夜晚尖叫一般。

蘇圓穿著牛仔褲T恤，踩著輕快的板鞋，穿行在稍顯清淨的小巷間，偶爾在街邊小攤上拎兩串小吃，邊走邊啃，心情倒也不錯。

眼見再不遠就是她租住兩年的小窩了，她胖嘟嘟的臉上笑意更濃，腳下也加快了腳步。

今日，閨蜜方靈相召，灌了她滿耳朵的嘮叨。不外乎是要她爭點氣，好好學習，早點榮登助產師的崗位，賺錢把自己養得更肥，也讓攜手去了天堂的父母更放心。每次想起這事，蘇圓就忍不住委屈。她不是不想工作，但她一個女孩子，家裏沒有人脈，根本找不到適合的工作。

天知道，只不過給一群三四歲的小朋友換換尿濕的褲子，分分水果，怎麼就需要英語精通，身材苗條，能歌善舞又要考證照了，她使出吃奶的力氣也不見得英語能說到流利，歌舞也只勉強看得過眼。

沒有收入，她只能坐吃山空，花光爸媽留下的積蓄也勉強撐了一陣子，但是……

凡事就壞在這個「但是」上了，她這圓滾滾的體型，據說是出生就注定的。

想當年她來到人間才三四天，就被親生爸媽扔到街邊的椅子上，養父母看她白胖可愛就把她撿回去養了。

結果，這一養她就更白胖可愛了，大學一直保持著身高一六二，體重六十五公斤，別同學換男朋友跟換包包一樣快，她呢，永遠是可愛妹妹的不二人選，而且是男女通吃。

好吧，妹妹就妹妹吧，起碼沒人會對妹妹起不良念頭，她也單純了這麼多年，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美好的期待。

只是找工作可就難了，多少老闆以貌取人，在面試那關便將她刷掉。

掂掂手裏沉重的書袋子，蘇圓也沒了逛街的心，索性趕緊回家。

她抬腳轉過巷角，走進弄堂裏，可是，下一瞬，入眼的卻不是房東奶奶的藤編搖椅，而是……荒郊野外！

枯黃的草地踩在腳下，其中夾雜著零星的綠意，幾棵矮樹散落在四周，偶爾一陣風吹過，枝條歡快的搖了搖，也搖碎了蘇圓最後一絲理智。

「啊，這是哪裏？」蘇圓伸手拍打胖胖的臉頰，末了又用力揉著眼睛，「我一定在作夢！快醒來、快醒來！」

願望往往是美好的，現實卻殘酷得如同後娘。

「呦，兄弟們快來看，這裏有個瘋娘兒們。」

不遠處的山路上，不知從哪裏冒出來幾個醉醺醺的男子，許是見蘇圓落單，又是這般古怪模樣，以為遇到了誰家的瘋女子跑出來，笑嘻嘻地湊過來想要占便宜。蘇圓也顧不得這是不是夢，警惕的抱緊手裏的書袋子，呵斥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趕緊滾，小心我報警！」

「抱井？」幾個地痞笑嘻嘻搓著手圍在四邊，聽得這話就笑得益發痞氣，「小娘

子，那水井多涼啊，妳不如抱著哥哥我吧，保管妳舒服又歡喜，以後再也不想抱井了。」

「就是、就是，來，相逢就是有緣，咱們親近親近！」

幾個地痞眼看就要上前，蘇圓再也忍耐不住，一邊掄著書袋子做武器，一邊高聲求救，「救命啊！有人嗎，救命啊！」

「哈哈，」幾個地痞不但不害怕，反倒笑得更歡快，「小娘子，妳就別喊了，還是省省力氣吧。」

「就是，這裏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妳就是喊破喉嚨也不會有人聽見。」

「妳還是乖乖陪我們兄弟樂呵一晚吧！」

許是幾個地痞說話太篤定太囂張，老天爺終於看不過，也不願被祂坑了一把的蘇圓剛剛落地就失了清白，終於大手一揮送了救星過來。

山路上不知何時又行來一輛青布小馬車，車轅上一左一右坐了兩個藍衣僕役，其中一個眼尖，見到這邊的狀況就回身衝著馬車裏稟報了幾句。

蘇圓掄了半晌書袋子，正覺得胳膊痠疼，情急之下哪裏肯放過救星，瞧個空子就撒腿往馬車跑了過去。

「救命，非禮了！」

幾個地痞猶豫了那麼一瞬，到底還是捨不得好不容易碰到的豔事，抬腳追了上去。眾人一前一後很快到了馬車跟前，蘇圓攀著馬車窗子就喊開了，「救命，這些人要非禮我，快救救我！」

幾個地痞伸手想要拉扯蘇圓，嘴上還胡亂扯了個藉口，「妹子，妳說什麼呢，哥哥不過跟妳吵幾句，妳怎麼能這麼說話，快跟哥回去，哥明日給妳買胭脂！」

蘇圓死命抓著馬車不肯鬆手，腳下踢著幾人，喊道：「你們胡說，我不認識你們！」兩方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馬車門吱呀一聲打開了，一個身穿石青色錦緞長衫的年輕男子跳了下來，兩道墨眉輕挑，雙眸冷冷地掃過幾個地痞，開口呵斥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們強搶民女，可知道這是重罪？輕則流放，重則砍頭！」

「呃……」不知是他微微抬起的下巴含了三分倨傲之色，還是雙眸裏的冷意太過逼人，幾個地痞下意識鬆了手。

其中一個壯著膽子還想辯白一下，「她……嗯，是我們妹子，腦子有些不好，我們要帶她回家……」

「哼！」年輕男子冷冷一笑，淡淡扔了一句，「那就一起進城去縣衙查一查戶籍，若她真是你們家裏人，我讓人送你們回來。若不然，你們直接就留在縣衙大牢吧！」

「不、不，都是誤會、誤會。」幾個地痞一聽這話，哪裏敢再糾纏，各個都把蘇圓當燙手山芋，急著扔掉。

「我們認錯人了，我們這就走。」說著話，這些地痞如同來時一般，很快又跑得沒了影子，看得蘇圓好半晌都沒回過神來。

年輕男子仔細打量了蘇圓幾眼，見她衣著古怪，神色怔忡，想了想就道：「姑娘，妳家住在哪裏？這個時候怕是不好獨自上路，不如我送妳一程吧？」

「啊，」蘇圓聞聲終於回過神來，趕緊鬆開車窗道謝，「多謝這位大哥救我，剛才真是嚇死了。」

男子許是有些心急趕路，聞言皺眉擺擺手又問道：「妳家在哪裏，要我送妳一程嗎？」

「家？」蘇圓下意識地四處張望，「我也不知道這是哪裏啊。」

男子眉頭皺得更緊，掃了一眼天邊將要落下的太陽，只能說道：「離這裏最近的村子就在前邊不遠，不如我送妳到那裏，妳可以找村人打聽一下路。」

「好。」蘇圓趕緊點頭，「村裏有便利商店就行，我借個電話讓我朋友來接我。」電話？便利商店？男子眼裏閃過一抹疑惑，但也沒有多問，示意蘇圓先上了馬車，然後自己才跳了上去。

兩個僕役一左一右趕著馬車跑上了山路，馬蹄踢踢踏踏，清脆有聲，晃得蘇圓依舊懷疑自己是在夢裏。

不等她再仔細想想的功夫，馬車很快停了下來。

車外的僕役稟告道：「二爺，三里村到了，客人該下車了。」

「哦！」蘇圓趕緊拎著書袋子開門下了車，再次同男子道謝，「謝謝大哥送了我一程，能不能留個電話，改日我請大哥吃飯。」

男子眼裏疑惑更濃，卻僅簡單拒絕道：「不過是舉手之勞，無須客套。我家裏還有急事，就先告辭了。」

他拱拱手關了車門，馬車再次起步，很快又上了路。

兩個僕役回身瞧著蘇圓傻乎乎站在路口，忍不住覺得好笑。其中一個就道：「這姑娘是不是傻子啊，真古怪。」

「就是，」另一個接話道：「好人家的姑娘可不能獨自出門，方才若不是碰見咱們，怕是清白就毀了。」

車裏的男子聞言，抬手敲了下車板呵斥道：「事關女子名節，你們慎言，回去之後不要與人多嘴。」

「是，二爺。」

兩個僕役對視一眼，趕緊應聲，心裏都有些後悔方才閒話。家裏小少爺正病著，二爺本就心急趕回城裏去，他們這時候可不能犯錯。

另一頭，蘇圓看著馬車跑得沒了影子，她晃晃混沌的腦袋，總覺得有哪裏不對勁，好似答案就在她手邊，卻死活摸不到。

她拎著書袋子晃進了村落，暮色越來越濃重，她極力睜大眼睛也只能看個大體輪廓。

許是聚居在山路旁，村裏有條土路與山路連通，她順著路走了一會兒就到了第一戶人家門口，這戶人家住的是小草房，模樣很簡陋，兩扇木頭門微微開了一半，好似在歡迎她的到來。

蘇圓壯著膽子走了進去，小聲問道：「請問，有人在家嗎？」

小院裏無人回應，除了偶爾路過的晚風，寂靜無聲。

蘇圓沒有辦法，只能又往裏走了兩步，再次問道：「有人在家嗎，能不能借我用

一下電話？」

這次許是離得近了，屋裏終於有了響動，一個身穿灰色衣裙，頭上包了帕子的老太太扶著門框走了出來，冷冷望著蘇圓好半晌才操著沙啞的嗓音問道：「妳是什麼人，怎麼跑我家來了？」

「啊，老婆婆，我迷路了，能借我電話用用嗎？」

「電話？那是什麼東西？妳是男是女，怎麼穿得這麼古怪？難道是外藩人？」老太太黑了臉色盯著蘇圓，似乎恨不得給她做個透視檢查。

蘇圓被老太太一通逼問，懵得更厲害了，「噯？我就是要借個電話用用……」

老太太許是瞧著蘇圓古怪得厲害，回屋點了油燈出來，想要仔細打量蘇圓是不是別國奸細。

這油燈的微弱光亮像閃電般，瞬間劈透了蘇圓的腦海，她終於知道哪裏不對勁了。舉著油燈，穿著灰色衣裙的老太太！還有方才搭救她的男子也是錦緞長衫，金冠束髮，坐的是青布馬車……

「啊！老天爺，我不要穿越啊！」

一聲慘叫在暗夜裏傳得好遠，驚得門前老樹上的寒鴉都飛了起來，懊惱的抗議個不停。

「妳哭什麼，大晚上的也不怕招些不乾淨的東西，有話進來說。」

許是見蘇圓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當真是太過傷心，老太太也軟了心腸，雖然說話還是冷冰冰的，卻溫柔的牽起蘇圓進了屋。

這草房建的時日不短，很是破舊，但被拾掇的相當乾淨，堂屋裏一張方桌和四把條凳都被擦抹的掉了漆色。

蘇圓被安頓坐好，又得了一碗熱茶，雖然味道有些怪，卻讓蘇圓奇蹟似的安了心神。

「婆婆，這是哪裏？嗯……可有皇帝？」

老太太神色古怪的又給蘇圓添了熱茶，這才應道：「這裏是赤龍國，當然有皇上了。怎麼，妳還認識皇上啊？」

「不，不，」蘇圓趕緊擺手，「我不認識，我就是……就是問問。」

老太太翻了個白眼，伸手扯扯蘇圓的T恤嗔怪道：「妳這姑娘是哪裏來的？怎麼衣衫不整的到處跑，哪有女人穿成這樣的？」

蘇圓苦笑，想解釋也不知道怎麼說，最後還是硬著頭皮道：「婆婆，我迷路了，回不了家了，什麼行李銀錢也沒有。您看，您能不能……嗯，收留我一晚上。」

老太太聞言又把她仔細打量個遍，眼裏毫不遮掩的猜疑，蘇圓只能很無奈的傻笑。雖然養父母待她很好，但自知道自己不是爸媽的親生女兒開始，她就本能的把察言觀色的本事練得爐火純青，好人壞人幾乎是看上一眼，她的第六感就會報出答案。

這陌生的老太太雖然臉黑嘴巴也壞，卻迎她進屋、讓座端水，可見是個熱心腸。她如今初來乍到，只能先抱著這條大腿不鬆手了，否則外頭黑天暗地的，她根本沒有安身之處，萬一再碰到那些地痞，可不見得又有人搭救了。

老太太好似終於判斷出蘇圓不是壞人，於是勉強點了頭，「這院子就我這孤老婆子一個，妳要留宿倒也方便。罷了，我先給妳找套衣衫換了，再喝碗粥就睡吧。」

「謝謝婆婆。」蘇圓趕緊道謝，這裏的禮節她不熟，只能鞠躬，看得老太太又皺了眉頭，末了才示意蘇圓同她進裏屋。

老太太在炕尾的一口樟木大箱子裏翻出一套綠色衣裙，蘇圓三兩下脫了牛仔褲和T恤，但穿衣裙的時候就半點頭緒都沒有了。

老太太偷眼瞧著她身上細皮嫩肉，忍不住上前幫忙，抱怨道：「妳也是富貴人家的閨女吧，衣裙都不會穿。」

蘇圓繼續傻笑，努力跟著老太太學那些繁複衣帶的繫法。等一老一小終於把衣裙穿好時，都是累得一頭汗。

老太太翻了個白眼，又出去端了一碗熱粥，蘇圓連驚帶嚇這麼一遭，肚子也餓了。她也不客氣，稀裏呼嚕吃了粥，又幫著老太太鋪好繡花被褥，然後就鑽了進去。潛意識裏，她還想著早早睡著，興許再睜開眼睛，她就會躺在自己的小窩裏，發現一切都是夢了。

暗夜裏，躺在旁邊的老太太聽著小姑娘發出的輕微呼嚕聲，有些哭笑不得，嘀咕道：「到底是誰家的傻姑娘，真是實心腸，萬一遇到壞人，豈不是把她綁起來賣掉都不知道？」

說著話，她爬起來再次摸了摸蘇圓換下的牛仔褲和T恤，疑惑的搖搖頭，實在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布料，待瞧見桌子上那古怪袋子裏的書，她神色又柔和了三分，「還是個識字的姑娘呢。」

「呼！」油燈被吹滅，屋裏再次陷入了黑暗。

天空中，上弦月不知什麼時候露了臉，月光順著窗縫兒照了進來，給小屋添了幾分光亮和暖意。

「嘩嘩！」蘇圓拎起半桶井水倒進大盆裏，末了抹了一把額頭的汗珠子，抬頭望望罵了幾千次的老天，到底還是決定不再浪費口水了。

一晃眼，來到這個陌生的世界也有七八日了，她不知自己怎麼跑到了這裏來，卻清楚知道回不去的事實。

當初那個遇上地痞的荒野，她又去了三四次，怎麼也沒找出什麼黑洞或者時空隧道的存在，倒是遠遠又瞧見那些地痞一次，嚇得她落荒而逃，回來又被吳婆婆嘮叨了好久。

吳婆婆就是當日那個面貌凶惡的老婆婆，難得是個心軟的，雖然不曾待她如何親近，卻一直沒有攆她出門，也沒餓到她，儘管粗茶淡飯，蘇圓已經很知足了，每日努力幫著婆婆做家務事，閒下來就想想自己的出路。

可惜，這是個架空朝代，她讀書時啃進肚子的歷史知識半點用處都沒有，絕了她的神棍路線。

想想那些看過的穿越小說，女主角不是家裏外邊一把抓的賢妻良母，便是天才全

能型，偏生她讀書時被養父母照顧得太好，畢業之後又是宅在家裏，剛被閨蜜逼著考了半吊子的助產師執照，還沒確定上榜呢，就一拐彎掉到陌生時空來了。簡直是天要亡我啊！

「唉。」蘇圓有氣無力的拎起一件衣衫開始用棒槌捶打，結果太用力，濺起的水花活生生給她洗了臉。

「妳這丫頭真是笨到家了，告訴妳多少次洗衣服不能太用力，扯壞了還得縫，妳跟棒槌有仇啊，用力敲什麼！」

吳婆婆挎著籃子從院子外邊進來，一見蘇圓如落湯雞一般，又數落開了。

蘇圓吐吐舌頭，趕緊笑著上前抱了老太太的胳膊，「婆婆，您去哪裏了，中午咱們吃什麼飯，我來做啊。」

「妳可饒了我的灶間吧，前日差點一把火燒得精光，再讓妳進去一趟，怕是晚上我這把老骨頭就要睡外邊了。」

吳婆婆嘴上說得凶惡，卻沒有推開蘇圓，手裏的籃子晃動間露出裏面的幾顆紅殼雞蛋。

蘇圓眼睛放亮，忍不住嚥了嚥口水，歡呼道：「婆婆，咱們中午炒雞蛋吃嗎？真是太好了，我來做吧，我炒的雞蛋最嫩了！」

吳婆婆眼裏閃過一抹好笑，卻把籃子護得嚴實，「妳洗衣服吧，少打我那油罈子的主意。」

「嘿嘿，」蘇圓傻笑，「好啊，婆婆做的飯菜也好吃。婆婆教我燒火，等我學會了，再做給婆婆吃。」

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，蘇圓本就長得膚白臉圓，笑起來的時候一雙眼睛彎成兩道月牙兒，真是喜氣至極，從小就不知騙了多少長輩的糖果呢。

吳婆婆自然也逃不出這個魔咒，伸手點點她的腦門就牽著她進了灶間。

一筐茅草倒在灶頭前，吳婆婆刷鍋預備做飯，蘇圓就塞了滿灶膛的茅草準備點火，許是茅草有些濕氣，點燃了好半晌都燒不旺。

蘇圓扯起旁邊的吹火筒就撲撲往裏吹氣，結果灶膛突然爆出一聲響，把蘇圓嚇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熏了個滿臉黑。

吳婆婆回身一瞧，笑得是滿臉褶子抖也抖不開。

「妳這丫頭真是笨啊，哪有直接對著灶頭吹氣的，沒噙得妳滿嘴灰就不錯了。」

「吓吓！」蘇圓沮喪的扔掉吹火筒，抱怨道：「這灶火太難燒了，如果有煤氣罐就好了。」

相處幾日，吳婆婆對蘇圓的古怪語言已經習慣了，聞言也不當回事，扭頭去磕了三個雞蛋，小心翼翼攪拌均勻，末了才從鹽罈子裏夾出一塊黑乎乎的豬肉皮在鍋底蹭了蹭，滾燙的鍋底炙烤著肉皮，很快發出滋滋的聲音，幾滴油脂滾到了鍋心，吳婆婆趕緊把肉皮又送回鹽罈子，看得蘇圓心酸不已。

即便她看不到以後如何，暫時的生存問題也是迫在眉睫了。吳婆婆收留了她已是天恩，她有手有腳，怎麼也不能繼續吃白食啊。

她正犯愁時，院子外邊突然有吵嚷臨近。吳婆婆剛要往鍋裏倒蛋液，聽見聲音就

把碗放到了一旁。

「妳先別燒火，我出去看看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蘇圓好奇，胡亂收拾了灶頭前的茅草也跟了出去。

一個身形魁梧的漢子手裏托著個小小襁褓，滿頭大汗的跑進院子，一見吳婆婆就撲通跪了下來，「吳嬸子，求妳快救救我家鐵蛋吧，這孩子要不成了！」

他的話音剛落地，不等吳婆婆彎腰扶人，院子裏又陸陸續續跑進來七八個男女老少，各個都是哭得厲害，顯見都是孩子的家裏人。

吳婆婆趕緊接了襁褓放到院角的石頭桌子上，高聲問道：「到底怎麼了，誰說說孩子什麼毛病？」

一個穿了藍色衣裙的婦人許是孩子的親娘，伸手抹了眼淚哽咽道：「鐵蛋從昨晚就開始拉肚子，我熬了一晚，不小心睡著了，等醒了掀開被子一看，孩子就這樣了。嗚嗚，吳嬸子，妳可得救救命啊！」

「敗家娘們兒！」男人許是聽得心煩，抬手就給了婦人一巴掌，恨恨罵道：「妳還敢說，居然一晚都沒發現鐵蛋不好，我要妳什麼用，回家就休了妳！」

婦人擔心兒子，又被丈夫打疼了，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嚎啕大哭，「你說我不配當娘，難道你就是好爹了？出去喝酒醉了一晚上，我拉著你說了好幾次要抱鐵蛋過來，你都不答話，這會兒倒埋怨我了！鐵蛋要是有事，不用你休了我，我也不活了，跟他一起去見閻王爺！」

「哎！」男人也是懊悔，長歎一聲，抱著腦袋蹲到了地上。

一旁眾人趕緊上前勸說夫妻倆，末了齊齊望向皺眉的吳婆婆。

「吳嬸子，妳趕緊想個辦法吧。」

吳婆婆也是犯難，謹慎說道：「若是剛開始，這病也不難治，但這會兒拖太久了，孩子又太小，身上也沒什麼力氣，不好辦啊，我這老婆子只能勉強試試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，嬸子只管治，不管好壞，我們都感激您的大恩大德。」男人全家帶頭行禮，眼巴巴盼著吳婆婆趕緊出手。

吳婆婆沒有辦法，扭頭進屋找了一只小瓷瓶，從裏面倒了一粒藥丸掰下一半，和水化成藥湯，孩子娘幫忙掰開孩子的嘴巴，把藥湯灌了下去。

眾人大氣都不敢出，圍著孩子等了一會兒，可惜，就聽孩子肚裏咕嚕咕嚕響了幾聲，然後又沒了反應。

顯見這藥丸是沒有用處了，孩子娘忍耐不住，再次抱著孩子大哭。

吳婆婆咬咬牙，扯下腰上的鑰匙開了房子西側的耳房門。

蘇圓雖然住了幾日，也常見吳婆婆進出，卻不被允許進去，這會兒眼見門戶大開，她也是好奇，悄悄跟去探看。

第二章 繼承醫術真簡單？

耳房不大，光線有些昏暗，正對著門口的位置擺了一張方桌，桌上供奉了一座雕像，看著同後世供奉的觀音娘娘有些相像，都是慈眉善目的模樣，裙裾飄飄，只不過手持一白一杵，不是淨瓶。

雕像前又有一尊黃銅小香爐，正嫋嫋冒著煙氣。

吳婆婆不知從哪裏尋了一張用朱砂畫了古怪圖案的符紙，雙手捧著在雕像前跪著磕頭，嘴裏念念有詞，似在祈求什麼。

孩子的家人在院裏遠遠見了也跟著跪下來，孩子娘更是磕頭磕得響亮，聽得蘇圓都替她頭疼。

很快，吳婆婆祝禱完畢，把符紙點燃，然後取了紙灰和水又給孩子灌下去。

「若是慈悲娘娘也不肯庇佑，就真沒有辦法了。」

吳婆婆忙活的額頭見了汗，一邊擦汗一邊小聲同孩子家人說，聽得眾人都是高高提起了心。

可惜，厄運並沒有因為眾人的祈求就改變，孩子依舊在拉肚子，臉色益發蒼白，聲音也越來越弱了。

這下別說孩子娘親，就是家裏其餘親人也痛哭起來。孩子祖母年紀大了，當場昏厥過去，眾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胸口的才勉強把老太太救醒過來。

吳家左鄰右舍聞訊趕來看熱鬧，見此忍不住也跟著歎氣。

有人就道：「慈悲娘娘拋棄赤龍多少年了，求十次，能有一次降下神蹟就已經是額外開恩了，看樣子，這一次娘娘還是不肯眷顧。」

「就是，」旁邊一個婦人也是歎氣，「我記得小時候祖母還跟我講過呢，百年前慈悲娘娘可不是這樣，幾乎是有求必應，家家戶戶都是娃子一群，如今好不容易生個娃子，想要養大也是極不容易。」

「都怪當初那個狗屁皇帝，要不是他死了兒子就殺光專治小兒的大夫，也不會觸怒慈悲娘娘，害得大夥兒想尋個大夫給娃兒看病都難！」

一個家裏損過孩子的老婦人，見這情景，忍不住想起自家那個傷心的時候，氣呼呼地說了重話。

旁人雖然贊同她的說法，但也不敢附和，生怕惹來麻煩，畢竟他們罵的可是赤龍國皇帝，即便已經去世百年，也不是他們這些小老百姓能隨便掛在嘴邊的。

無暇管村人如何議論，院子裏的鐵蛋家人已是哭得軟倒一片，畢竟世上還有什麼比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去更殘忍的事。

孩子就是父母的心頭肉，如今用刀剗去，可謂痛極！

蘇圓方才聽了村人議論，心裏益發猶豫。她也學過一些治療孩子病痛的办法，這小兒腹瀉不是傳染性的，看著就是孩子受了涼引起的，不難治療。

但她一個小姑娘，又是初來乍到，貿然出手，若是治好了自然一切好說，但若孩子最後還是免不得一死，孩子父母遷怒到她頭上就冤枉了。

可是讓她看著一個小生命離去而不做些努力，她的良心實在難安。這般想著，她上前一步，小聲說道：「那個，這位大哥大嫂，我有些小辦法許是能止住孩子腹瀉，但是我不敢保證一定有效，你們……你們能讓我試試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孩子父母本來都要哭暈了，突然聽蘇圓這般說，都愣了神。孩子娘掃了一眼白白胖胖的蘇圓，即便覺得她不像壞人，但還是下意識抱緊了兒子。

孩子爹難得腦子清明起來，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妳是什麼人？可是學過醫術？」蘇圓尷尬一笑，掖了掖耳畔的碎髮，她這幾日初學梳髮，兩條辮子還編得不緊，總會落下那麼一兩縷，這會兒倒給她添了幾分親和氣息。

「我沒學過醫術，但是學過怎麼照料小孩子。鐵蛋這樣已經很嚴重了，嗯，不如讓我試試，死馬當作活馬醫，萬一……呃，我是說，我的辦法萬一有效果……」蘇圓越說越亂，雖然人人都看出這孩子差不多要完蛋了，但總不好直接說出來。好在孩子爹沒計較這麼多，扭頭瞧瞧臉白如紙的兒子，好半晌，終於下定決心說道：「那姑娘就試試吧，若是您能救孩子一命，我們一家都感念姑娘的大恩大德。若是沒救了，也是這孩子的命。」

說著話，他又紅了眼圈兒。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但喪子之痛可不是什麼人都能承受的。

蘇圓得了准許，又知道孩子情況危急拖不起，她趕緊跑去灶房，搗鼓了一會兒後，端著一碗淺綠的汁水跑了回來。

圍觀眾人有鼻子靈敏的，隔得老遠嗅了嗅就道：「咦，怎麼好像有大蒜的辣味？」蘇圓沒空理會這些問話，她給孩子灌完了汁水，又跑去弄了條熱布巾敷在孩子肚臍上，輕輕揉動起來。

時間在這一刻好像停止一般，小小的院落裏站了很多，卻聲息皆無，各個都瞪大了眼睛望著蘇圓和孩子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孩子娘親突然驚喜的喊道：「啊，鐵蛋兒好像不拉了。」

「是嗎，我看看！」孩子爹立刻抬起了孩子的屁股，襠襠裏處處都是便溺，他扯了袖子胡亂擦抹兩把，末了仔細看了半晌，驚喜大叫道：「哎呀，真不拉了。」蘇圓趕緊幫忙把孩子放下，又用原本的舊衣衫裹好，這才囑咐道：「雖然腹瀉止住了，但孩子有些虛脫還要慢慢將養，不能再吹風受涼，一會兒回去先餵他喝些鹽糖水，這幾日吃米粥或者煮雞蛋，千萬不能再吃不乾淨的吃食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

孩子爹娘忙不迭的點頭應下，末了緊緊抱了孩子，似失而復得的珍寶。

孩子的祖母等人跟著歡喜了一陣，又上前給蘇圓行禮道謝，而其餘看熱鬧的人望向蘇圓的眼神也蒙上了一層熱切。

蘇圓終於後知後覺發現自己好像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，趕緊溜到了吳婆婆的身後。

吳婆婆狠狠瞪了她一眼，低聲呵斥道：「這會兒知道躲過來了，方才自作主張的時候想什麼了？」

蘇圓乾笑，伸手扯了吳婆婆的衣角，撒嬌道：「方才也是心急，婆婆別惱啊！」

吳婆婆無法，只得扭頭望向眾人解釋道：「這是我遠房甥孫女，家裏父母早逝，剛來投奔。她自小跟著異人學過一些小手段，倒也不是每次都管用。今日也是鐵蛋命不該絕，她是碰巧兒了。」

眾人聽得點頭，紛紛笑著打趣道：「吳嬸子，您這是後繼有人了。甥孫女趕來是好事，以後有人孝順您老了。」

吳婆婆難得露了笑臉，擺手道：「大夥兒抬舉了，以後還得指望大夥兒關照呢。」眾人寒暄幾句，見沒有熱鬧可看也就散去了。

鐵蛋一家又等了一會兒，見鐵蛋確實沒有繼續拉肚子，千恩萬謝的告辭了。

倒是住在吳家隔壁的劉大娘，平日同吳婆婆交好，多坐了一會兒。

說起蘇圓，劉大娘拍著大腿說道：「我家小三前幾日從城裏回來，說起縣衙又要查戶籍人口了。京都裏那些大人物不知發什麼瘋，要知道咱們赤龍總共多少百姓呢。妳家這丫頭的戶籍和路引可得準備好，否則那些狗腿子衙役可難打點了。」蘇圓聽得一頭霧水，她明白戶籍就是戶口一類的東西，但路引是什麼就不知道了。要知道她是兩手空空，不，只拎了一袋子書過來，根本就是孑然一身啊，要到哪裏尋戶籍和路引？

吳婆婆顯見也忘了這事兒，這會兒聽老姊妹說起，隨即皺了眉頭。但她是個硬脾氣的，不肯輕易把自己的難處晾給外人看，於是含糊應道：「無事，我心裏有數。」劉大娘見此也沒多問，又說了幾句閒話就回去了。

一老一少重新進了灶房，把雞蛋炒了，又熱了幾個餅子，煮了一小盆包穀粥，總算把午飯應付過去了。

蘇圓刷好碗筷進屋，就見吳婆婆手裏捏著她的那疊書發呆，心下有些惴惴，湊過去小聲問道：「婆婆，您怎麼不睡一會兒，晌午鬧了那麼久呢。」

吳婆婆卻不應聲，直愣愣打量她好半晌，才道：「丫頭，妳同婆婆說實話，妳家裏是不是專治小兒的世家？妳放心，雖說當年太祖下令殺醫無數，如今也過去百餘年，官府不會再追究了。」

蘇圓聽得發懵，想起先前村人的幾句閒話，趕緊擺手道：「婆婆，我家裏不是兒科世家。嗯，怎麼說呢，在我家鄉女子是能出門做工的，我的工作就是陪孩子玩，照料生產的母親和小嬰兒，所以會治療一些小病症，但絕對不敢說是大夫，我還差得遠呢。」

「陪孩子玩兒？照料產婦和嬰兒？」吳婆婆皺眉，實在想不明白，末了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，問道：「妳是在大戶人家做奶娘的？」

蘇圓苦笑咧嘴，想辯解幾句，把自己的工作形容得高雅一些，但琢磨半晌只能無奈承認，她的工作還真是同這裏的奶娘差不多。

「也不算是奶娘，就是幫忙照顧孩子的吃食，調理產婦的身體。」

吳婆婆眼裏疑惑更深，甚至掃了一眼她的胸口，顯見對她是婦人還是女孩產生了懷疑。

蘇圓下意識抱了胸口，臉紅抗議道：「婆婆，我還沒成親生孩子呢，我不是奶娘！」

吳婆婆噗嗤笑出聲，伸手點了點蘇圓的額頭，嗔怪道：「妳這丫頭，到底是哪裏跑出來的？說傻不傻，說靈又不靈，真是……」

「嘿嘿！」蘇圓上前抱了吳婆婆的胳膊，有些鬱悶，「我也不知道，本來都要到家了，一拐彎就跑這裏來了，若不是碰到婆婆收留我，我怕是都餓死了。」

吳婆婆不知蘇圓說的是真話，還以為她有什麼難言之隱，於是也不追問，打趣道：「放心，妳有照顧孩子的本事在，到哪裏也餓不死。起碼在赤龍國找份工養活自

己還不難。」

蘇圓抓住這話頭兒，趕緊問道：「婆婆，先前有人說這裏殺過大夫，沒人給孩子看病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吳婆婆皺了眉頭，神色有些不好，但還是說道：「那都是百年前的事了，太祖皇帝的時候，本來皇家就子嗣單薄，不知道又因為什麼怪病，太祖的兩個皇子連續夭折。

「太祖一怒之下把先前召去宮裏的兒科大夫都殺了，以至於很多世家都斷了傳承，就是有傳承的，為了保命，也轉學了其他。

「不知這事是不是觸怒了天上的神靈，掌管子嗣的慈悲娘娘也慢慢拋棄了赤龍。百姓家裏還好些，娃子還有得生，就是有病有災不好養大，那些富貴人家更慘，幾乎連繼承香火的子嗣都沒有，很多都要從百姓家裏抱養。

「每個皇帝都納了許多妃子美人，但子嗣也極少，先皇更是子女皆無，當今皇上就是從親王府過繼的。如今宮裏只有一個皇子，據說生母還是宮女，地位極低，至於皇后和貴妃那些人，肚子一直都沒消息呢。」

蘇圓聽得好奇，難道這個時空真有神靈？若不然生孩子這事怎麼還分貧富啊，越富貴越生不出孩子，當真是奇特。

吳婆婆見她白胖的臉蛋鼓著，大眼瞪得亮晶晶，模樣極是可愛，忍不住好笑，就道：「這些事同咱們小老百姓也沒什麼干係，妳聽過就算了。不過，妳那照顧孩子的手藝可別丟，以後說不得妳要靠這個安身立命呢。」

說罷，她指了指那些書又道：「這些書裏的字妳可識得？若不，妳以後閒著無事就同我重新學寫字吧。」

蘇圓來不及回答，吳婆婆便自說自話的下了結論。

聽說又要重複小學識字生涯，蘇圓懶散的脾氣發作，心裏有些不願，但她知道婆婆是為自己好，只能答應了下來。

至於那些跟著她來到這裏的書，也被她挑了一本先學習著，其餘都仔細放了起來。就同婆婆說的一般，這些以後也許就是她安身立命的本錢，她總要好好保存才行。

日子不緊不慢的過著，窗外的春風一日暖上一日，眼見家家戶戶開始種地了。吳婆婆帶著蘇圓把院子後邊的菜園也翻了一遍，種了各色菜籽，只等一場雨水過後就有青菜吃了。

蘇圓先前宅久了，倒是對村後的禿山極感興趣，鬧著吳婆婆帶她去轉了兩圈兒，採了一筐野菜回來。待過水焯了，拌上香油和鹽醋，就著包穀粥，喝得極是滿足。吳婆婆原本還心疼香油，見她這個樣子也就苦笑不出聲了。

許是開春活計多，誰家也免不得有個傷處，隔三差五就有人來找吳婆婆看病，好在都是些扭腳或者風寒之類，吳婆婆不知在哪裏學來的方子，櫃子裏存了很多藥瓶子，對照症狀拎出一個，倒也打點得村人們滿意而歸。

當然上門看診都要付診金的，有人扔下的是銅錢，有的是幾個雞蛋，也有小米等糧食，簡直五花八門，吳婆婆也不拒絕，給什麼收什麼，從不挑剔。

蘇圓常跟在旁邊幫忙打下手，有一次見收到的是乾蘑菇，忍不住開口抱怨，「山上的鮮蘑菇馬上就要下來了，誰還吃乾蘑菇？婆婆，不如您說一句，讓大夥把診金改成銅錢或者糧食吧？」

吳婆婆卻是歎氣，神色裏憐憫之意漸濃，「都是貧苦百姓，若是家裏有銀錢，自然誰也不會吝嗇，但有些人家連肚子都填不飽，這串乾蘑菇興許就是唯一能拿出來的了。」

蘇圓聽得心酸，卻也更加敬重吳婆婆了，這老太太雖然面相凶惡，但心腸著實善良至極。想來，她乍然闖入這個時空，能遇到這樣的好人實在是上天眷顧了，以後不論她的日子如何，必然要把吳婆婆當做正經長輩孝順，一是知恩圖報，二是這樣的老人，誰也不忍心看她老來孤苦無依。

這般想著，她平日益發勤快了，拿著自己帶來的書勤讀，因為有基礎，自然學得飛快，偶爾還會拿書上看不懂的症狀詢問吳婆婆。

吳婆婆雖然依靠祖上留下的一些成藥方子，外加求神拜佛混跡市井，但看了一輩子的小病症，倒是見多識廣，一老一少經常討論起問題都忘了吃飯。

如此過了七八日，先前那得了腹瀉的鐵蛋爹娘忽然抱著孩子上門送謝禮，夫妻倆都是感恩戴德，抱著懵懂無知尚且含著指頭吮吸的鐵蛋跪地磕頭。

左鄰右舍免不得又湊來探看，待送走這一家三口，眾人再望向蘇圓的眼神就帶了三分敬畏和討好。

蘇圓沒功夫理會這些，她正頭疼如何處置鐵蛋爹爹送來的謝禮。想必鐵蛋爹爹打獵手藝不錯，謝禮除了一些糧食之外，居然還有一對野兔，灰色的皮毛，圓滾滾的身子，怎麼看怎麼肥碩。

紅燒兔肉、麻辣兔肉……一盤盤美味菜餚從蘇圓腦海裏閃過，惹得她大吞口水，但低頭對上兩隻兔子無辜又清澈的眼神，她又軟了心腸，忍不住埋怨道：「這人該送佛送到西啊，怎麼不把兔子宰殺好了送來？」

吳婆婆送了鄰居回來，聽她這般念叨，好笑應道：「時日越來越熱，若是宰殺之後吃不完豈不是腐壞了。這樣活的才好，平日扔兩把青草養著也不費力氣，什麼時候想吃再殺就是了。」

蘇圓聽著也有道理，但想想以後誰做劊子手的問題還是犯了難，不過瞧著吳婆婆一時沒有吃兔子的打算，她就不耗費那個心思了。

這一晚吃了晚飯，拾掇了桌子，吳婆婆翻出閒置一個冬天的藥簍和小鋤頭，預備明日上山去採藥。如今雖然萬物剛剛復甦，莖葉還沒有長齊全，但一些藥材的根鬚卻是早就鮮活肥美了，採回來炮製好了，混上其餘藥材配成藥丸，就是十里八村鄉鄰們的救命之物呢。

蘇圓原本跟在一旁打下手，結果不是摔鋤頭磕了腳，就是絆倒了簍子，氣得吳婆婆拍了她一巴掌，攆去炕頭坐著背大部頭的醫書了。

蘇圓苦著臉，翻著那些顏色都變成枯黃色的線裝書，一邊背誦著上面的藥方，一邊心下好奇。

她雖然對這個時空還不算瞭解，但先前總聽過太祖殺大夫的舊事，而吳婆婆拿出

來教她識字背誦的醫書都是關於孩童病症的。難道，吳家祖上就是那些被太祖冤殺的大夫一員？

許是她眼神太過熱切，吳婆婆拾掇好了工具，抬眼掃了她一記，嗔怪道：「妳這丫頭，腦子裏又想些什麼呢？」

蘇圓趕緊跳下地，先是扶了吳婆婆坐好，又倒了溫茶送到她手裏，末了才小心翼翼問起，「婆婆家裏祖上可是兒科大夫？這些醫書瞧著有年頭兒了。」

吳婆婆喝了一口茶，神色有些黯然，半晌才道：「妳猜得不錯，我家祖上確實是醫術世家，當年先祖也是進宮之後被殺，之後家裏漸漸沒落，到我這一輩更是不爭氣，連個子嗣都不曾留下。本來正愁祖上的這點家業要隨我帶去黃泉了，沒想到妳這丫頭誤打誤撞跑來了，又學過幾分皮毛，這些醫書就送妳研讀吧，但將來造化如何，都看妳自己了。」

這是吳家的醫術傳承？

蘇圓聽得心頭巨震，即便在現代，但凡有些底蘊的家族也不會輕易把祕方傳承給子孫，總要經過很多挑選。例如傳男不傳女之類的，更是最普遍的規矩了。

而她這個不知來歷的古怪丫頭，手腳笨拙又貪吃，居然輕易得到了吳家的傳承，這足以見得吳婆婆對自己的看重，她何德何能可以得到如此厚待？

「婆婆，我……」蘇圓雙膝一軟，跪倒在吳婆婆身前，「我怕辜負婆婆……」

「妳這丫頭，我先前不告訴妳就是怕妳這樣。我沒有子女，年輕時候又遇人不淑，沒有功夫仔細琢磨祖上留下的醫術，實在愧對先人。如今妳接過去，即便不能重現吳家的榮光，總也不至於讓傳承斷絕，這就足夠了。」

吳婆婆歎氣，「我這老婆子也沒幾年好活了，能幫妳的不多。妳先前學過的那些方子，我瞧著多是些偏方，難免失了中正，倒是我們祖上傳下的這些醫書大有用處，妳需用心學習。皇家即便顧忌著太祖的顏面，但總不能太過違逆百姓的心意，這兒科總有抬頭的時候，妳只要學好了，這一輩子總夠填飽肚子。」

蘇圓聽吳婆婆替她打算得如此周全，心頭更是熱燙，眼淚忍不住流了出來。

她鄭重磕了頭，正色說道：「婆婆您放心，我即便愚笨也定然全力研讀，光大吳家的傳承，我要給您養老，奉養您安享天年。」

吳婆婆也是聽得紅了眼圈，抬手拍了拍蘇圓白胖的小臉，笑道：「好，婆婆就等妳孝順了。妳這丫頭天生是個福相，許是以後真有大富大貴的日子可過呢。」

「大富大貴不敢想，每日有肉吃、有新衣服穿就好了。」蘇圓笑嘻嘻起身，抱了婆婆的胳膊亂晃，惹得吳婆婆又點她的額頭。

「妳這個沒出息的丫頭，怎麼就知道吃肉啊，本來都夠胖了，還想卡門框上出不去不成？」

一老一小笑了起來，小小的屋子裏即便只有油燈的昏黃光亮，但卻滿滿都是溫暖的味道。

有時候，人與人的緣分就是這麼簡單，惶然無助的時候，推開一扇門，也許就是你的安心之處。不得不說，蘇圓是個極幸運的人。

第三章 吳婆婆的私心

這世界上，幸運和不幸從來都是相對而生，從不落單。十幾里外的萬石城，城北一處宏偉大氣的宅院，這會兒雖然燭光高照，各個院落亮如白晝，但卻是如烏雲籠罩一般，氣氛壓抑的連僕人走路都恨不得扛著雙腿，生怕發出一點聲響，惹得主子更煩躁。

主院大廳裏，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夫人正歪坐在軟榻上歎氣，即便身上穿了淺青的百福紋錦緞衫，頭上勒著嵌貓眼石的抹額，也不能讓她的神色亮上一點，眉宇間的愁色就像化不開的墨汁。

站在榻旁的老嫗嫗，穿了藏青的衣裙，盤了一窩絲的髮髻，腦後插了銀簪，倒是打扮得乾淨俐落，只不過臉頰上皺紋頗多，總有些蠻橫陰險的味道。

兩個大丫鬟站在她對面，許是想要上前伺候主子，被老嫗嫗瞪了幾眼就面帶幾絲不忿的垂下了頭。

老嫗嫗眼裏閃過一抹不屑，抬手取了大丫鬟手裏的茶盞，一邊遞給老夫人一邊溫聲勸道：「老夫人，您先寬寬心，把這碗參湯喝了吧。小少爺這會兒剛喝了藥，已是咳得輕了，您可不能再這麼不吃不喝熬下去了，否則小少爺病癒了，您老人家又病倒了，小少爺和我們這滿府的奴才指望誰去啊。」

老夫人聞言，放下扶著額頭的手掌，露出一張略顯老態，但依舊存了幾分風韻的面容，兩道眉頭皺了皺，到底接過參湯喝了一半，這才啞聲問道：「二爺呢，還沒回來嗎？」

老嫗嫗趕緊應道：「二爺出去尋良醫去了，這會兒還沒回來，許是有了好消息也說不定呢！」

老夫人臉色又緩了三分，歎氣道：「希望如此，坤哥兒這咳疾已有半月了，再尋不到良醫就得送回京都去了。」

老嫗嫗有些不以為然，京都那裏因為當年太祖皇帝殺太狠，一個兒科大夫都不曾留下，就是有些醫術高超的大夫兼顧著學了一些手段，看個病也要遮遮掩掩，怕是更不好找尋。否則不久前老太爺過世，二爺丁憂，也不會痛快搬回來守制，不就是盤算著這裏天高皇帝遠，興許能有幾個兒科大夫留下傳承，給小少爺調理一下身體嗎？

老夫人許是說完也察覺自己說了傻話，於是歎氣更重了，「我真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」

老嫗嫗趕緊堆了笑臉，還要再勸的時候，門外有小丫鬟稟報，「老夫人，二爺回來了。」

「快請他進來。」老夫人聽得兒子回來，立時來了精神，盼著兒子進屋也不讓他行禮，趕緊就問：「可是尋到好大夫了？」

男子堅持給母親行了禮，這才溫和應道：「母親放心，今日出門聽市井裏有些傳言，好似南邊三里村有個看兒科極好的醫婆，兒子明日就去把人請來家裏給坤哥兒瞧瞧。」

「醫婆？」老夫人大覺失望，眉宇間愁色更重，埋怨道：「這類鄉野之人多是騙人錢財，怕是沒幾個有真本事。」

男子在外奔走一日，溫潤俊朗的臉上滿滿都是疲憊之色，聽得母親這般說，依舊耐著性子解釋道：「母親放心，據說這醫婆很有本事，十里八鄉的百姓都在她那裏看病，幾乎藥到病除，前幾日還有一個腹瀉的小兒，送去的時候已經快沒有聲息了，但醫婆一副藥下去就把孩子救回來了，縣城周邊都傳揚遍了，但凡盛名之下，必定有三分本事。兒子請她來看看坤哥兒，若是瞧著藥方不對症，不給坤哥兒服用就是了，萬一有效，坤哥兒也少吃些苦。」

老夫人聽得兒子這話也算有道理，才勉強點了頭。許是有了盼頭，她也恢復了幾分精神，才想起關心兒子，「你在外走了一日，是不是累了？快去洗漱用飯，明日還要出門呢。」

「母親放心，兒子不累，這去看看坤哥兒，然後再歇息也不遲。」

「好，你去吧。」

「母親也早些歇息，坤哥兒那裏我會讓人仔細照料的。」

母子倆又說了幾句話，這才散去。

老嫗伺候著老夫人卸去釵環，待扶她上了床，這才跪在床邊一邊輕輕打扇一邊笑道：「老夫人您真是好福氣呢，不說小少爺如何聰慧，就是二爺也是個孝順的。過些時日，小少爺身體痊癒了，二爺再娶房妻室，生上七八個孫少爺孫小姐，咱們伯爵府可就熱鬧了。」

老夫人聽得臉上也有喜色，但轉而不知想起什麼，神色又黯淡下來。

「老二哪裏都好，就是夫妻緣淺了些。」

老嫗半垂著頭，一雙老眼裏閃過一抹喜色，趁機進言道：「老夫人多慮了，二爺如此人品，想要找個好姻緣可容易著呢，退一萬步說，二爺短期內不想娶妻，先納個良妾在身邊伺候著也好啊，說不定先給二爺生個白胖的小少爺，到時候二爺的紅鸞星也動了，再娶妻生嫡子豈不是更好？不是有句話叫拋磚引玉嗎，這妾就是磚，正經二奶奶就是玉，到時候二爺盡享齊人之福，咱們伯爵府也能開枝散葉，熱熱鬧鬧的，多好啊。」

老夫人聽得心動，但話到嘴邊，突然瞧見老嫗臉上異於尋常的熱切，就又改了口，「妳這話也有道理，以後看看再說吧。」

老嫗本指望把自家孫女的事提出來，那丫頭也是個心高的，就是看中二爺了，找她哭鬧了多少次，今日本是個絕好的機會，哪裏知道老夫人死活不鬆口，她也不能厚著臉皮繼續說下去，否則觸怒了主子，以後就更難辦了。

這般想著，她趕緊收了小心思，又打了一會兒扇子，見得主子睡熟了，這才退了出去。

殊不知，她剛剛退出去，老夫人就睜開了眼睛，盯著門口的四扇山水屏風好半晌才歎氣道：「我伯爵府百年根基，從不曾做過天怒人怨之事，我兒也是一表人才，為何就是夫妻緣薄，空頂著剋妻之名不能娶妻生子？坤哥兒又是身子孱弱，難道這偌大伯爵府，真要便宜了三房不成？」

語聲悠悠，尾音繞梁半晌不絕，聽得順著窗縫兒跑進來玩耍的春風都是心酸不已……

大院西南角落的一座小院裏，一對夫妻正對坐小酌。男子身形肥大，圈裏的肥豬都沒有他胖，顯見平日是個喜好吃喝玩樂的，雖然是素色錦緞罩身，但卻用金簪束髮，握著酒杯的手指上也套了三五個金戒指，在燭光映襯下真是金光閃閃，耀眼至極。

而笑嘻嘻抬手給他倒酒的婦人，也是個深刻明白夫唱婦隨道理的女子，一身大紅錦緞衣裙，頭上橫七豎八插了五、六支金簪，耳上掛著嵌寶石的墜子，手腕上也是金鐲子叮噠亂響，簡直就是一座活動的金山。

夫妻倆吃喝有一陣了，都有些醉態，婦人笑得花枝亂顫，不時瞄著院門方向撇嘴，「哎呀，我說三爺，您可得多喝幾杯，後院那個病癆鬼怕是沒幾日活頭了，我今日跑去聽了一耳朵，咳得好像都要把五臟噴出來了，那個老太婆愁得眉頭都能夾死蒼蠅，老二也忙著在外邊到處找大夫呢。你說，他們也夠不容易的了，這窮山僻壤的，到哪裏尋好大夫啊，最後還不是要去見閻王。」

「就是，爺跟他們說過這事，可惜人家不領情啊，還說爺我心腸惡毒。哼，爺是聰明，看透了。」胖男子一口灌了杯中酒，胡亂揮著胡蘿蔔一樣粗的手指叫嚷道：「不聽我的話，有他們後悔的時候。」

「當然了，我們爺最聰明了，等那病癆鬼見了閻王，老二又娶不上媳婦，這伯爵府還不是要落在爺頭上。到時候我們三個兒子，哪個都能做世子，這伯爵府就是我們一家的天下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胖男子得意大笑，夫妻倆又灌了一壺酒，這才呼喝丫鬟拾掇了酒桌，然後倒頭睡下。

夢裏無不是繼承伯爵府後的風光之態，美的是口水橫流。可惜，他們根本不知道，老天爺早就偷渡了一個白胖丫頭過來，注定他們的美夢要破碎了……

原本，吳婆婆打算這一日上山去採些藥材，可惜早起山間霧氣比平日重了許多，看著像是有春雨要落下來。

蘇圓擔心吳婆婆在山上淋雨，攔著吳婆婆，吳婆婆無法，也明白她的好意，於是就扯了兩件舊衣裙出來，準備改一改給蘇圓換洗用。

蘇圓洗了一盆髒衣衫，早晨喝下肚的包穀粥就消耗光了，她實在忍不得嘴饞，請示過婆婆就拿了菜刀準備殺隻兔子打牙祭。

兩隻兔子被圈了幾日，好吃好喝，長得益發肥碩了，這會兒也不明白自己小命即將不保，見得蘇圓走近還以為又有青草吃了，蹦蹦跳跳竄過來，三瓣嘴不停的翕動著，多可愛啊。

蘇圓手裏舉著菜刀，怎麼也落不下去，只能苦著臉蹲在籠子前嘀咕，「兔子兄弟，咱們商量一下，我多餵你們幾把青草，你們把自己撐死好不好？總好過被我砍頭啊，我也不用良心不安。你們到了閻王爺那裏總能占個飽死鬼的名額，好不好？」

兔子不會說話，聽不懂人言，自然不會回應。

但院子外邊卻突然有人笑出了聲，蘇圓驚得舉著菜刀就跳了起來，扭頭一看，就見木板夾成的院牆外站了一主兩僕，總共三人，其中兩個僕役臉色微紅，顯見方才就是他們笑出了聲。

而男主人眉眼間雖然也有笑意，但他容貌俊朗儒雅，讓人一見就覺親切，甚至隱隱還有些眼熟，並沒有讓她覺得被嘲笑之意。

蘇圓一時看呆了眼，心裏琢磨著到底曾在哪裏見過這人。

倒是其中一個僕役先驚叫起來，「啊，這姑娘不是當日從地痞手裏……」

牟奕一個冷眼掃過去，攔了僕役的話頭，再望向白胖嬌俏的姑娘也是有些驚奇。當日天晚，他聽得侄兒又犯了咳疾，快馬加鞭趕回，路上碰巧救了這姑娘，原本就是舉手之勞，沒想到今日居然會再相見。

這會兒，蘇圓終於想起牟奕主僕三個了，於是驚喜的扔了手裏的菜刀，趕緊上前開了院門，先行禮道謝，「這位大哥，當日我流落荒野，還沒謝過您援手呢，真是感激不盡。」

牟奕見她低頭行禮的姿勢並不熟練，眼裏閃過一抹疑色，手下卻是虛扶，溫聲應道：「姑娘客氣了，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，實在不必如此。」

「大哥這一順手可是幫了我大忙，您若是沒把我放在村口，我也找不到婆婆，這時候也不知道流落到哪裏吃苦呢。」

蘇圓說的不是客套話，她每次想起當日之事都是越想越後怕，萬一沒有遇到牟奕的馬車，她如今真不知會流落到哪裏去，原以為沒有道謝的機會，沒想到今日又遇到了，她是真心歡喜。

「大哥，你這是來尋我家婆婆嗎？」

牟奕點頭，掃了一眼空蕩蕩的院子，問道：「我家小侄有些小病症，聽說吳婆婆醫術了得，特來拜訪。」

「婆婆正好在家呢，大哥快請進來坐。」

蘇圓又把院門打開了幾分，引著牟奕往屋裏走。

吳婆婆聽得動靜走到門口探看，見牟奕衣著富貴就微微皺了眉頭。

蘇圓沒有發現，笑嘻嘻道：「婆婆，這位大哥，不，這位公子來請您出診呢。」

牟奕拱手行禮，隨後應道：「請問您老人家是吳婆婆吧，牟某來自城北牟家，小侄兒久咳不癒，特來請婆婆出診，若小侄兒病癒，定然厚禮相謝。」

「牟公子折煞老身了，請進屋奉茶。」

吳婆婆淡淡應了，側身請了牟奕進門。牟奕扭頭示意兩個僕役留在門外，然後隨在吳婆婆身後進了堂屋。

蘇圓跑去灶房又沏了一壺熱茶，端進屋時正聽吳婆婆詢問病症，於是替兩人倒了茶後就守在一旁細聽。

牟奕顯見待侄兒極好，病症知悉極清楚，說起話來眉宇間含了三分殷切，讓蘇圓對他多了一絲親近。

見吳婆婆不知是在為難病症棘手，還是有些別的考量，聽後半晌沒有說話，蘇圓

忍不住心急，輕輕晃了晃婆婆的胳膊，小聲問道：「婆婆，救人如救火，若是您老人家身體受得住就走一趟吧，牟大哥先前幫過我的忙，我還沒有機會報答……」

「幫過妳什麼忙？」吳婆婆不知蘇圓初來乍到就遇地痞的事，問出口之後又覺這會兒不是細說的時候，於是嗔怪的瞪了她一眼，轉而又是心下一動，想起一件重要之事。

「牟公子看得起老身這點小手段是老身的榮幸，但牟家小少爺身分金貴，老身多替鄉野鄰人診治，手段粗糙，萬一沒有治好小少爺，反倒耽擱了病情，那就是老身的罪過了，所以……」

牟奕聽得吳婆婆話裏有拒絕之意，趕緊起身道：「吳婆婆此話差矣，醫者父母心，不論身分貴賤總是食五穀雜糧，婆婆只管把在下侄兒當做普通孩童醫治就好。只要婆婆盡心，不論是否病癒，在下都感激不盡。」

他這話說得誠懇，並不曾因為吳婆婆是個鄉野老婦就以強勢壓人，實在讓人難以拒絕。

蘇圓實在很想說若是婆婆不願出手，她跟去看看也行，萬一能幫上忙也算還了當日的恩情。

可惜，吳婆婆死死抓了她的手，她每每要開口都被捏得手背火辣辣，於是也只能低頭裝鴛鴦了。

吳婆婆見火候差不多了，這才歎了氣，裝作為難模樣應道：「既然牟公子如此信任老身，老身再推脫就有些不近人情了。不過老身有言在先，若是老身無能，治不好小少爺的咳疾，自然不敢收任何謝禮診金，但若老身手段奏效，還請牟公子幫老身辦一件小事作為謝禮，如何？」

牟奕兩道墨眉挑起，眼裏閃過一抹異色，但依舊開口問道：「婆婆有事請說，但凡在下能辦得到，絕對不會推脫。」

吳婆婆扭頭瞧了蘇圓一眼，神色間多了幾分慈愛，末了拍拍她白嫩的小手，歎氣道：「這丫頭從家鄉趕來投奔我這老婆子，路上不小心丟了戶籍和路引，馬上縣裏就有衙役下來查問，我怕這丫頭被為難，有心替她再補一份戶籍到我家裏，但一時尋不到人幫忙，不得已才求到公子這裏。若是公子為難，老身自然也不會此事不成就不盡心替小少爺看診，但若是公子抬手就可解決，還望公子幫忙。」

聽得這話，蘇圓下意識抱緊了吳婆婆的胳膊，她方才還以為吳婆婆端著架子是想多討些診金，沒想到吳婆婆心心念念都是為她打算，真是讓她萬分愧疚，又感激至極。

「婆婆，您不必這般……」

「這事妳不要插嘴，我老婆子自有打算，妳只管好好習醫術就好。」

吳婆婆打斷蘇圓的話，末了轉向牟奕，又道：「牟公子可能答應老身？」

牟奕眼角掃到蘇圓，原本白嫩的圓臉上那雙清澈大眼有些泛紅，他心頭奇異的閃過一抹疼，好似這張臉時時都該掛著燦爛的笑，楚楚可憐這個詞一點都不適合她……

「好，不論看診是否順利，在下都會替吳姑娘重新補辦戶籍。」

「啊，我不姓吳，我姓蘇，叫蘇圓。」

蘇圓聞言，下意識反駁出口，氣得吳婆婆當真想堵了這傻丫頭的嘴。這時候，不是應該歡喜道謝嗎，怎麼反倒計較起姓啥名誰了？

「那老身就替蘇丫頭謝謝公子仗義援手了，事不宜遲，老身這就換衣衫隨公子進城。」

吳婆婆起身行了禮，末了扯了一臉尷尬的蘇圓進了內室。

蘇圓手腳麻利的替吳婆婆取了出門的衣裙換上，一邊幫著繫衣帶一邊討好道：「婆婆，多謝您替我著想，我都不知道還要辦理戶籍這事兒。」

吳婆婆重新梳理了髮髻，扭頭瞪她嗔怪道：「妳除了整日琢磨著殺了兔子來吃，還記得什麼？趁著這會兒功夫，還不去把妳那些書本翻一翻，看看治療久咳不癒可有什麼好辦法，省得一會兒丟人丟到城裏去了。」

蘇圓傻笑，吐吐舌頭，果真跑去翻了那些隨她作伴來到這個時空的書。

這世上有種幸運叫有個話嘮閨蜜，先前方靈為了她，搜集了好多小兒病症的書給她拎回家，催著她惡補，沒想到如今都派上了用場。若是還有再見的一日，蘇圓定然要拿出全部的小金庫請閨蜜吃頓大餐。可惜，如今相隔何止萬里，這份謝意怕是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。

蘇圓心裏歎著氣，手下卻沒閒著，找了幾個同牢家小少爺病症相似的案例和藥方抄了下來，末了揣在懷裏，這才扶著吳婆婆出門。

牢家富貴，今日又是上門請醫，所以換了一輛黑漆平頭大馬車，比之當日蘇圓初見牢奕之時的青布小馬車不知好過多少。

蘇圓好奇，坐進車廂就打量個不停，甚至還想看看那小案几上的茶杯為何不因馬車顛簸而晃動。

結果不必說，又得了吳婆婆的白眼。她尷尬的吐吐小舌頭，待想要做個鬼臉卻正好被牢奕看個正著，於是臉色驟然紅透，慌得低了頭不敢再抬起。

牢奕眼裏笑意更濃，心下也是奇怪，這姑娘雖然規矩差了些，身形圓潤，容貌也不美豔，言行又未脫孩童般的純真活潑，卻讓人見之就覺溫暖，即便他平日不是喜笑形於色的脾氣，還是每每見她都會忍不住笑起來。難道這姑娘是個天生惹人親近的嗎？

三里村離得縣城不過十幾里，牢家又用了好馬拉車，很快就進了城。吳婆婆聽得守城的兵卒熟絡的同趕車僕役寒暄，半眯著的雙眸裏閃過一抹喜色。她原本也是看著牢奕穿著富貴才貿然提出那個要求，其實心裏還有些惴惴，生怕牢家辦不成此事，如今看來，她倒是賭對了。

光看守城兵卒這般客氣，就知牢家不是一般的小門戶，想必在縣衙也有些門路，蘇圓的戶籍算是有著落了。

待到了牢家門前，吳婆婆從馬車上下來，抬頭一見牢家的門樓就更覺歡喜了。

萬石城雖然地處赤龍國北方，算是荒僻之地，但當年外敵入侵之時，四方悍勇兵卒足足在此輪換駐紮了十幾年，很多武將世家都在這裏留有宅邸，也留了家族的子嗣過來繼承，不說城裏富貴之人多如過江之鯽，起碼比之一般城池要繁華得

多，底蘊也深厚。

但這縣城裏，門前敢立著兩座石頭獅子，朱紅大門釘銅鉤，門樓高一丈的人家可沒幾個，由此可見，牟家絕對是世家中的世家，武勳中的翹楚。

牟奕見吳婆婆神色只是微微驚了那麼一瞬就恢復原樣，還有蘇圓眼裏除了好奇，並沒有什麼敬畏之色，他心裏疑惑更深，益發不明白這一老一少到底是什麼來頭，怎麼看也不像沒見過世面的鄉野之人。

一行人很快進了二門內院，早有穿了綠色衫裙的大丫鬟笑盈盈上前行禮，笑道：「二爺回來了，老夫人一早就等在花廳呢，請您一回來就過去。」

牟奕點點頭，扭身又請了吳婆婆和蘇圓隨他前行。那大丫鬟半垂著頭讓到路旁，略帶好奇的打量兩人，見她們穿著棉布衣裙，釵環還不如自己身上的精緻，臉上忍不住浮起一抹鄙夷。

蘇圓正巧回頭，瞧得清清楚楚，想了想卻也沒有說話。世人從來只敬衣衫不敬人，高門大戶的狗怕是都比窮人百姓金貴三分呢。

眾人穿過遊廊，很快就進了小花廳。

牟老夫人換了一身素錦繡五福花樣兒的對襟衫，松花色馬面裙，頭上照舊勒著抹額，妝扮很是貴氣。許是當真心急孫兒的病情，她手裏端著茶碗，雙眼卻一直瞄向門口，一見兒子帶人進來，她喜得差點站起來，可惜待看清吳婆婆和蘇圓兩人的模樣，神色又明顯帶了失望之意。

「老二，這就是你請來的神醫？」

牟奕低頭行禮，末了應道：「母親，這就是吳婆婆和她的甥孫女蘇姑娘，特意為了坤哥兒的咳疾而來。」

牟老夫人點點頭卻沒有再說什麼，原本伺候在一旁的老嬤嬤掃了吳婆婆一眼，也是低頭假裝忙碌，半點沒有請她們安坐上茶的模樣。

牟奕眼裏閃過一抹惱怒，回身親自請吳婆婆上座，末了又請蘇圓。

蘇圓卻是擺手，笑道：「謝謝牟大哥，我站婆婆身後就好。」

她的聲音軟糯又甜美，惹得牟老夫人扭頭望來，見她面色紅潤，容貌柔美，身形圓潤，且笑且言的模樣實在討喜，於是開口問道：「這位姑娘倒是好相貌，神醫真是好福氣。」

吳婆婆淡淡一笑，半傾身應道：「老夫人過獎了，不過是個農家野丫頭罷了，當不得您這麼誇獎。」

牟老夫人卻是越看蘇圓越喜愛，招了她上前拉著手打量好半晌，末了歎氣道：「是我沒有福氣，生了兩個小子，若是當年得個女兒，如今怕是也有這般大了，何苦連個說知心話的人都沒有。」

老嬤嬤湊趣笑道：「老夫人說這話也不怕二爺生氣，將來二奶奶進門，定然會一樣孝順您呢。」

牟老夫人掃了一眼神色淡淡的兒子，臉色黯了一瞬，轉而岔開話頭，「神醫若是不累，不如先去看看坤哥兒吧，這孩子昨夜又咳了半晌，瞧著太辛苦了。」

吳婆婆點頭起身，蘇圓趁機抽回被牟老夫人握住的手，上前扶了婆婆往外走。

牟老夫人當真是疼愛孫兒，連讓他獨居一座院子都捨不得，直接放在自己院子的廂房，所以，眾人不過轉過遊廊，幾步路的功夫就進了廂房。

Crescent